

全民戰爭
在

全 民 戰 爭

Der Totale Krieg

von

General Ludendorff

董 問 樵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翁

◆(38764)

全民戰爭一冊

Der Totale Krieg

每冊實價國幣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General Ludendorff

譯述者

董問樵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徐仲盤)

張序

戰爭之本質，隨時代而變化。百年前之戰爭與今日之戰爭大不相同。在菲列大王第一（一七四〇——一七八六年）或拿破崙時代，誠如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所言，戰爭係一國強迫他國屈服於其意志下的一種武力行動，蓋當時之所謂戰爭，重心在交戰國二方軍隊本身之實力，與二方人民無如何關係。自一九一四年之世界大戰起，情勢一變，向之僅以軍隊為決勝之工具，今則全國人民間接亦為參戰之一員，軍隊與人民合一，勝負決之於軍隊與人力及物力之總和，非僅軍力一者而已也。故攻擊敵人，非僅限於其軍隊，且擴大至於敵國之人民精神與物質。世界大戰之結果，實係全民戰爭之朕兆！

所謂全民戰爭者，非限於軍隊與軍隊之相持，乃軍隊與人民之聯合戰線，一國利用飛機，散發傳單，或建築巨大無線電臺，廣事宣傳，此欲精神上屈服敵國人民也；調遣軍艦魚雷，滿佈敵國海口，

藉以斷絕外糧接濟，此物質上屈服敵國人民也。彼欲遂其侵略目的之野心國家，不必出之以流血之慘劇，無形摧殘，亦足以減少敵國戰鬥之力量也。

軍隊與人民之不可分離，大戰時予吾人之教訓，已昭然若揭，而今後之戰爭，對人民精神上，生理上及物質上需求之迫切，更勢所必然。克敵制勝，固有賴於前方將士之用命，然後方人民整個力量之爲何如，要亦爲成敗得失之關鍵。前方係有形之戰爭，後方乃無形之戰爭，兩國交戰，兩國領土均爲戰地，兩國人民，均係戰士，初不僅限於疆場及軍隊已也。

全民戰爭，既係傾全國人力與物力以赴之，則人力與物力之亟須培植，自無待言，而培植之尤須於和平時爲之，亦無疑義。在人力方面，最要莫過於精誠團結（或精神統一），此係平時教育之任務，在物力方面，最要莫過於發展產業，此乃經濟建設之任務，二者缺一不可。吾國國難嚴重，朝不保夕，國人不乏知近代戰爭係全民戰爭者，除充實軍隊外，對於人力與物力之準備，亦非可淡漠視之。政府提倡新生活運動，與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其非爲培植人力與物力之基礎而設耶？

德國名將盧登道夫，大戰時運籌擘劃，功勛卓著，而尤以探冷堡（Tannenburg）一役爲甚。近

著全民戰爭一書，至爲各國所注意，此不僅作者係軍事學家，且爲德國政府深資倚畀之故也。學友董問樵博士，研究經濟學有年，造詣頗深，因感於外侮之日亟，譯成此書以饗國人，余以其深切時代之需要，用贅數語以爲之序。

二十五年七月張樑任書於上海

譯者序

盧登道夫將軍 (General Ludendorff) 是德國歐戰時最著名的將官之一。德國有名的探冷堡的勝利，及西方戰線上許多戰爭，都是由盧氏的運籌，所以關於盧氏個人的事業大概一般人都曉得些，用不着我再來介紹。我現在只想關於他這本最新的著作全民戰爭 (Der totale Krieg) 說兩句話。本書是今年在德國明星出版的 (Ludendorff's Verlag G. m. b. H. München 19.)。在譯者的譯稿完竣時，還未見到有第二國語言的譯本。我現在把牠介紹到國內來，並不是爲了國內研究戰爭和國防問題的人，更不是希望讀者把這本書奉爲金科玉律，無條件地接受盧氏的一切思想，而是把本書介紹來給與國內的一般人，使大家對於現代戰爭底本質得一個比較確定的觀念。同時希望讀者僅把這本書作爲一種參考，完全客觀地研究牠，然後再用我們自主的頭腦，批判的精神來比較我們中國的情形和應當採取的方向。中國的傳統和環境不是德國的傳統和環

境，中國的民族精神不是德國的民族精神，因此中國在目前具體的情形下所走的道路也和德國在其目前具體情形下所走的道路不同。盧氏這本書是爲了一般的德國人所寫的他一方面根據德國過去戰爭的經驗，他方面再根據目前德國實際的環境，闡明德國爲了所謂『全民戰爭』應該努力的事情。我們研究這本書，許多地方是值得我們接受和仿效的，但是有些地方——正因爲這是爲了德國人寫的緣故——不但不切合於我們的情形和需要，恰恰使得我們處在相反的地方來着想：就是，假使我們的假想敵採取如盧氏所描寫的手段時，我們應當採取什麼對策呢？讀者能够這樣去研究這本書，適當處能够這樣去思索，那麼當然比機械式地背誦別人的陳言就活潑有趣得多了。

至於盧氏這本書的內容，現在我只約略加以說明，正確的判斷，只有等讀者全部研究後自己去作吧。total這個字是『全體』的意思，所謂『全體性（Totalität）』這個字，在現在德國一般的，特別是國社黨的文獻中已成爲最重要，或者甚而爲最時髦的名詞了。關於全體性的解釋，最好是去參看那些講全體主義的文藝，這不是我這兒想作的，不過盧氏定名 total 的意思自然也含

有那種全體主義的意味在內。在我初翻譯時，從頭到尾我都譯成『全體的』戰爭，後來我覺得這個名詞太晦，而且經我深思的結果，使我改變初次的譯名而易以現在的譯名『全民戰爭』。實際上，照盧氏第一章中的意思是以爲自普遍兵役制之施行，新式戰鬪器之進步，把民衆直接或間接地都捲入戰爭漩渦內，於是戰爭就不只是軍隊的事情，而成爲全民族的事情了。這個戰爭的本質和從前戰爭的不同，因此從前對於戰爭的定義也不適用了。盧氏就名現代的戰爭，就是這個所謂 *total* 戰爭是一個民族爲保持其生存的鬪爭。我本着這個意義把牠譯爲全民戰爭。不過要補充的就是這一點：盧氏所謂全民戰爭底形成，偏重在戰爭技術方面的原因，或者只顧到德國的情形，而莫有分析現代戰爭底社會的內容 (*soziologischen Inhalt*)。因此他就沒有更進而分析民族生存保持的本質，嚴格地把牠規定出來。我想只有一個民族底種族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社會的共屬性受到外力嚴重威脅的時候，民衆之大多數人爲了要保持這種共屬性，就是爲了民族底生存而決定起來鬪爭，纔能犧牲一切——物質的，精神的各方面，來換得那最高貴無比的代價。從內部說來，這種共屬性本身裏面不應含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存在，尤其是社會經濟的機構和

秩序應當建築在一個最合理的，最進步的基礎上，使民族最多數人得到保障，維持，及文化的進步。全民戰爭就應當具有這個基礎，或者形成和發展這個基礎。現在我們可以這樣肯定：全民戰爭不能是一個民族的侵略戰爭，而是一個民族的防禦戰爭；不能是帝國主義國家用來剝削和壓迫別一個民族的戰爭，而是被壓迫被剝削的民族用來反抗和粉碎前者，用來保持民族生存發揚光大民族其屬性的戰爭。所以全民戰爭是具有革命意義的。自然，全民戰爭是全民的事情，因此爲了使得民衆的最大多數都直接和間接參加作戰，必須先喚起或者強化他們這樣的決心。一般談軍事的人也都常把動員分爲精神或心理的動員，物質的動員及人員的動員三種。國內人士不也常說精神團結或精誠團結的話麼？不過精神團結這個口號就不及盧氏所提出的精神統一來得透澈，因爲精神團結只含了暫時地，機械地綜合各種異質的（heterogen）精神的意思，而精神統一就是長久地，有機地融合各種同質的（homogen）精神的意思。所以後者比前者是一個發展到更高階級的結果。就其過程中看來，民族精神是可以由團結而趨於統一的。所謂心理或精神的動員只有在理解精神統一之下纔能收得美滿的結果。盧氏在本書第二章中具體提出那些關於統一德

國民族精神的方法，如種族政策，德意志的宗教（所謂德意志的神底體驗）以及對猶太人和羅馬教堂等，我們自然用不着去贊同了。我們就不管盧氏的政治立場是否合理（現在德國所盛倡導的種族問題純是一個政治的問題），在中國目前環境中，我們不應當去無的放矢，白白消費了我們的精力。我們應當集中精力，周顧中國具體的環境，深思中國現在的地位，而想出統一民族精神的具體辦法。

在全民戰爭中，經濟的活動也直接包括在戰爭行動之下，經濟在這兒尤應當成為如盧氏所說的，極富有生命的東西。自然，國防經濟一般有效的原則是不能成立的，只除了下面的一個原則：就是民族認為把他們一切物質的所有供給作戰，是他們的義務。全民戰爭的國防經濟與全民戰爭本身一樣，是隨民族和環境之具體情形而定的。國防經濟包括了具體的物質動員，戰時經濟種種在內。牠的生產和分配，都應當規別地域情形和時間性質，有計劃地統制或管理。盧氏就根據德國戰時經驗，給了我們一個實例看。我們在中國具體環境下，自然要去考慮與此適應的國防經濟底準備，動員，及戰時和戰後改造的種種步驟和手段。盧氏從第四章到第七章中都描寫全民戰

爭本身的問題，如軍隊之編制和運用，戰爭之實行及領導，和戰術等。這兒盧氏就其所有的軍事學上的權威，處處根據事實，特別是德國過去戰爭的經驗，作扼要的敘述，這也許對於專門研究軍事學的人更發生興趣些。不過這兒處處都是在德國的情形下着想的，這兒決不是我們所能夠逐字按句強學得來，而且也不用這樣作的。全民戰爭是要隨具體的環境而來規定牠的全部戰略和策略。譬如德國另外一個軍事學家 Arthur Ehrhardt 曾寫了一書名小規模的戰爭 (Kleinkrieg)，他說這種戰爭是弱者用來制服那個在任何別的方法下不能抵禦的強者的戰鬥形式。這也是值得參考的。總之，個別民族也有其個別不同的全民戰爭。全民戰爭不只是正式軍隊的作戰，而是包括全體民族的活動。

現在世界大戰的風雲，已瀰漫了整個地球，人類二十年前演過的大悲劇又將更加劇地，更加殘酷地開演。自意、阿戰爭以後，更使人覺得由此已揭開了世界大戰的序幕，人類不是站在戰爭預言而是站在戰爭事實之前了。我們不用效和平主義者，只徒空喊非戰厭戰的呼聲，更不用效德國的哲學家尼采 (Nietzsche) 說戰爭是人類高度發展底最有價值的工具，是達到『超人』(Über-

『menschen』所不可缺少的東西；我們應當看清是那一種戰爭？爲什麼而戰爭？要是戰爭是爲了民族底生存保持，那麼，這個戰爭就是全民族的事業。在這種意義下大家就要勇敢，不要怯懦，要積極，不要消極，要精神統一，不要精神渙散，要用貫注的精神，集中的力量，有計劃地，有領導地來對付那重大事件底到來。現在是時候了，中國民族放棄那種混沌誇大狂的心理，放棄那種自鄙自賤的心理。我們尊敬別的民族，然而更因此而愛護我們自己的民族；我們須在一個新的基礎上創造出一個新的民族自信力。發揚固有的文化，吸收現時代的精神，創造一個高級的文化統一體。因此在民族生存受到最危險的動搖的時候，大家就要一致起來去參加那個保持民族生存的鬭爭。我們不用怕古羅馬的軍威，新攪撒的霸略，我們用我們統一的力量，徹底的決心，定可以摧堅破銳達到我們的勝利。我們要除去那種總以爲不能抵抗而於是就不抵抗的心理。一九一四年歐戰時，在法、英聯軍還未決定馬恩河反攻前的最高軍事會議上，法國大將柏坦應（Patatin）將軍，說德國進攻太急，法軍不能再作無益的抗禦。此時法總理克勒孟梭（Clemenceau）以一文人的資格，向柏氏怒吼，說他是軍人，不但不應當這樣說，而且也不應當這樣想。所以聯軍在馬恩河反攻德軍的勝利，實際

領導作戰的功勞雖屬於福煦(Foch)將軍，而精神和心理上的決斷，卻歸功於克氏那個有決心、有膽量的文人咧！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董問樵序於滬

目錄

一	全民戰爭之本質·····	一
二	民族之精神統一 是全民戰爭之基礎·····	一五
三	經濟與全民戰爭·····	四一
四	防禦軍之強度和實質·····	六九
五	防禦軍之成分及其出動·····	八八
六	全民戰爭之實行·····	一二〇
七	將帥·····	一四六

全民戰爭

一 全民戰爭之本質

我決不想創造一種戰爭理論。我屢次聲明，我是反對一切理論的。戰爭是一種事實，而且是一種最莊嚴的事實。我現在就想把這種事實指示出來，同時對於一般週知的事情就簡直不必談，至少不用那麼斤較兩地談，以免遺畫蛇添足之誚。我是向着民衆說話，爲民衆中之每個分子說話，因此我關於民衆平常不熟悉的事情特別詳細討論。民族必需認識他們生存鬭爭之本質。他們不需要關於戰爭之長篇巨帙的教科書，而是需要容易理解的扼要的敘述。我在本敘述中所說的話，都是我個人所親歷的最嚴重的戰爭經驗，決不是外國或有的推測，以爲我是代表政府說話。

戰爭論的大師克勞塞維茨（Von Clausewitz）根據百年來飛德立大王的戰爭經驗及拿破

命時期的戰爭經驗寫成他的大著戰爭論。他在裏面說得很對，他說戰爭是一個國家用來強迫別一個國家屈服於其意志下的一種武力的動作。克氏說這個話的時候，只想到如何在大小戰鬪中殲滅敵方之戰鬪力。這一點無疑的已成為用兵不可違背的原則了。實行全民戰爭的第一個任務，就要顧到這個原則。凡是克氏說過的那種關於戰場上殲滅思想的話，都將長久保持其深刻的意義。史利芬將軍（General Graf v. Schlieffen）在一九〇五年出版的克氏戰爭論之序言中就這樣申說過，我現在只是加重這個意思而已。但是，除此之外，克書是一個過去時代的產品，現在大部分都已經陳舊了；而且使人研究時還往往發生混亂錯誤之思想。

克氏描寫那種『戰爭多樣性』的時期，現在看來已經過去了。克氏關於這點曾如下寫道：

『假使戰爭的動機越是偉大和堅強，戰爭包括民族的生存範圍越是廣，戰爭的緊張空氣越是強大，那麼，戰爭就越是接近其抽象的形態，越是成為一種克服敵人的事情；戰爭的目的和政治的宗旨就愈是趨於一致，戰爭就愈是成為一種純戰爭的非政治的東西。反之，假使戰爭的動機和張力越是弱，那麼，戰爭原素之自然動向——武力，也愈是離開政治所給與的路線；就是說，戰爭將